



-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 西北大学中文系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主编

唐代文学研究

(第七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代文学研究

·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 西北大学中文系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代文学研究

(第七辑)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西北大学中文系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8 插页:2 字数:702千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2 000册

ISBN7-5633-2722-3/I·248

定价:42.00元

目 录

唐代诗人和绘画

- 从一个侧面探讨唐代诗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王启兴(1)
- 渔樵:隐逸文学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王春庭(21)
- 唐宋绝句中议论化之衍变····· 张学忠(35)
- 论唐代湖湘诗的自然美与人文美····· 周寅宾(46)
- 试论两组与历史事件相关的谪贬题写诗
- “端州驿题壁”与“玄都观题壁”····· [台湾]严纪华(54)
- 歌咏丰收的诗:从《喜雨》诗到《喜雪》诗
- [日本]矢嶋美都子(79)
- 从词的嬗变看初期文人词的地位····· 房开江(95)
- 唐代律赋与律····· [香港]邝健行(104)
- 论唐代小说的创作方法····· 程国赋(121)
- 压迫、压抑与压制
- 论《步飞烟》、《霍小玉传》和《莺莺传》····· [香港]刘燕萍(136)
- 溯源探流·论隋唐燕乐乐部····· [台湾]沈 冬(154)
- 敦煌变文的说唱者和听众····· [日本]中钵 雅量(182)
- 唐初宫廷诗风与士风之关系····· 杜晓勤(186)
- 论陈子昂“兴寄”说····· 张明非(202)
- 说哥舒翰《破阵乐》····· 黄进德(215)
- 论王维诗的情感心态····· 张 毅(223)
- 王维诗中的绘画因素····· [日本]高辉阳(233)

千古沉冤 应予昭雪

- 王维安史之乱“受伪职”考评……………毕宝魁(249)
- 李白屡遭挫折与备受赞誉之两面观……………周勋初(259)
- 李白“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是在东都洛阳……………葛景春(275)
- 漫议李白诗的辑佚与辨伪……………郁贤皓 尹楚彬(290)
- 论李白书风……………佟培基(305)
- 略论杜诗的细节描写……………房日晰(309)
- 简论杜甫陇右诗……………张忠纲(321)
- 论杜甫不卒于风疾……………傅光(333)
- 从杜诗唐书碑文探索郑虔先世……………郑瑛中(348)
- 论岑参边塞诗独特风格形成的原因……………戴伟华(357)
- 戎昱籍贯考辨……………杨军(370)
- 刘方平《月夜》探析……………[香港]陈炳良(377)
- 论佛学对皎然诗学的深刻影响……………姜光斗(382)
- 梁肃行年、系文补证……………胡大浚(392)
- 权德輿与唐代的赠内诗……………蒋寅(408)
- 中唐窦叔向家族贯望新证……………李浩(421)
- 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系之探讨……………阎琦(436)
- 奇崛瑰怪、閼中肆外的韩文风格……………张清华(452)
- “韩愈以文为赋”论题之辨析……………[台湾]王基伦(463)
- 韩柳论“文”……………寇养厚(473)
- 白居易的历史使命感与家族责任感……………严杰(487)
- 白居易诗中庄禅合论之底蕴……………[台湾]萧丽华(500)
- 白居易宦海沉浮及其山水之吟……………刘维治(521)
- “不见玉颜空死处”新诂……………[香港]陈永明(531)
- 刘禹锡的理性思维……………[澳大利亚]洪天赐(538)
- 论刘禹锡的民风民俗诗……………刘欢(548)

刘禹锡的散文成就·····	[马来西亚]林水椽(558)
柳宗元的愚者形象·····	[台湾]方 介(569)
柳宗元诗禅机理趣事探讨·····	[台湾]朱国能(586)
论柳宗元山水诗的个性特征·····	李芳民(594)
柳宗元刘禹锡两被贬迁三度经行路途考·····	尚永亮(608)
柳宗元诗文注释中有关柳州地理的一些问题·····	谢汉强(613)
《始得西山宴游记》的音律读法·····	[香港]黄耀堃(623)
贾岛诗之艺术世界·····	[香港]吴淑钿(636)
以冷艳之色,造瑰奇之境 ——论李贺诗歌的色彩表现艺术·····	陶文鹏(648)
李德裕及《会昌一品集》研索·····	傅璇琮 周建国(664)
李商隐诗歌的多义性及其对心灵世界的表现 ——兼谈李诗研究的方法问题·····	余恕诚(678)
樊南文的诗情诗境·····	刘学锴(691)
“情文”——论李商隐的七律诗用典意义·····	[美国]刘 婉(706)
论李商隐与柳仲郢·····	毛水清(718)
宋人论李商隐及其诗之研究·····	[香港]郑滋斌(736)
明季清初李商隐诗笺注知见录·····	黄世中(754)
晚唐诗人的仕隐矛盾与许浑隐逸诗·····	罗时进(765)
鱼玄机考略·····	梁超然(777)
罗隐与崔改远之诗比较(存目)·····	[韩国]柳晟俊
论全唐诗的辑佚补遗问题·····	吴企明(789)
《全唐文补编》前言(存目)·····	陈尚君
新出土墓碑志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	韩理洲(799)
《全唐诗·牟融集》证伪·····	陶 敏 刘再华(808)
《唐代诏勒目录》求疵·····	郝政民(814)

金石校勘考据贵在精确谨严

——对《跋龙门地区新发现的三件唐代石刻》(其一)

录文的商榷

马天祥(822)

关于留存于日本的唐诗资料《唐人送别诗》

[日本]斋藤 茂(836)

唐代诗论抉原:孔颖达诗学

[澳门]邓国光(848)

《唐诗纪事》中计有功本人的说明与评论

杨 明(863)

试论李攀龙之选唐诗及“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说的意义及其影响

[香港]陈国球(873)

编后记

《唐代文学研究》编委会(889)

唐代诗人和绘画

——从一个侧面探讨唐代诗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王启兴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强盛的时代，也是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思想活跃，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唐代不仅以恢宏的气度吸取外来文化，而且也能很好地继承传统文化，因而使其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空前繁盛景象。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诗人胸襟广阔，视野辽远，生活情趣高雅，艺术修养和欣赏水平也很高，观赏绘画艺术是他们重要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文通过对唐代绘画艺术空前繁荣和发展的探索，进而多方面具体考察唐代诗人深爱绘画佳作这一精神文化活动情况；同时对诗人题画、咏画诗的创作也有所论列。我认为对唐代文学及诗人的研究，应该是多层面的，仅以此初步探索，就正于海内外方家。

空前发展的唐代画苑

唐代的绘画在继承六朝及隋代绘画艺术的基础上，吸收印度的凹凸画法而向前发展。虽然唐代的绘画仍以宗教画为主，但已逐渐趋向于世俗化；同时人物肖像画及鞍马画取得突出的成就；山水画较之六朝有显著进步，青绿山水画与水墨山水画具有鲜明独创性而为人所重视；花鸟画与走兽画作为独立的画科而登上画坛。可

以说有唐一代，画种纷呈，千姿百态；题材多样，风格各别；名家辈出，各擅胜场。这在我国的绘画发展史上，标志着题材扩大，技法进步，意境深化。

初唐时期人物肖像画较为突出，但有明显变化，那就是由描绘历史人物逐渐转向表现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及功臣勋将，如“尤善图画，工于写真”的阎立本，曾为唐太宗画过肖像，被赞为“冠绝古今”。他还奉诏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以彪炳将相功勋，其他还画有《魏徵进谏图》、《步辇图》，等等。这些画对人物服饰、举止，尤其是表情与气质进行了生动的刻画，神采焕然。张彦远赞其为“六法赅备，万象不失”（《历代名画记》）。阎立本的绘画多方吸取前代画家之长，成为初唐中原画家风格的代表。其他如阎立德、张孝师、范长康、曹元廓等人，俱为一时名家。

初唐与阎立本齐名的是由西域入长安的尉迟乙僧，他以“丹青特妙”名重天下。虽然他也喜画人物、花鸟等，但最长于宗教画，彦棕在《后画录》中称他画“外国鬼神，奇形异貌，中华罕继”。朱景玄誉其“千态万状”的佛教画为“神品”（见《唐朝名画录》）。当时尉迟乙僧画“一扇直金一万”，可见其画艺高妙受人推重。张彦远论其画艺的特点是：“画外国鬼神及菩萨，小则用笔紧勒，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历代名画记》）同时“用色沉着，堆起素绢，而不隐指”（汤垕《画鉴》）。这种铁线描、重设色的表现方法，有着“身若出壁”，“逼之懔懔然”的艺术效果，显然是属于印度的凹凸画法，与中原画风迥异。这种立体感很强、色彩深厚的绘画艺术，正是印度佛教画的作风，它随着佛教传入西域，再由西域传入中原，很受画家的重视和群众欢迎，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明证。此外，还有汉王李元昌“善画马，笔踪妙绝”（《唐朝名画录》）；韩王李元嘉“善画龙马虎豹”（《历代名画记》）；江都王李绪“最长于鞍马”（《宣和画谱》）；薛稷“善画花鸟人物杂画，而犹长鹤，故言鹤必称稷”（同上）。总之，初唐的画坛，除人物肖像画、宗教画外，其他画种也都各有擅

长的画家。

盛唐时期的绘画较之初唐更有所发展,不唯画风由细润而变为雄健,而且画家众多,各有所创造和开拓,在唐代绘画艺术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最负盛名被后人尊为“画圣”的吴道子,他的画题材甚为广泛,“凡画人物、佛像、神鬼、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冠绝于世,国朝第一”(《唐朝名画录》),尤其是他在寺观所绘的宗教画,“妙绝一时”,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朱景玄评其为“神品上”。吴道子虽远绍张僧繇,近师张孝师,但他能匠心独运,特生新意,究极变态,卓然成家。不仅对唐代画坛有巨大影响,同时对后世也影响深远。盛唐以释道画闻名于世的还有师事吴道子的卢棱伽,以及翟琰、杨庭光、范琼、常粲等画家。

山水画在盛唐也大为发展,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山水画家,如李思训、李昭道、王维、郑虞、卢鸿、王宰、韦偃、张璪、项容,等等。最突出的是李思训和王维。李思训继承了六朝以来色彩运用的技法,特别是对隋代展子虔山水画技法,更进一步加以发展,形成了“青绿为质,金碧为纹”的独特风格,成为青绿山水画派的开拓者,对后世很有影响。明代的曹昭在《格古要论》中精要地论析了李思训在山水画方面的重要贡献:李思训“善着色山水,笔法尖劲,洞谷幽深,峰峦明秀。不用斧劈,树叶夹笔。尝作金碧山水图障,笔格艳雅,有天然富贵气象,自成一家法。后人所画着色山水多宗师之,然至妙处不可到也”。李思训的山水画通过致密的描绘,创造了一种“岩岭幽深”的艺术境界。

王维也是盛唐时期杰出的画家,他善画人物及风俗画,尤工山水,创水墨淡彩的山水画法,即所谓“破墨山水”,最为人所称道,对后世画家也很有影响。王维作为盛唐时期最有成就的画家,就技法与风格而言,水墨画是其所擅,既有雄劲之作,也有细润之笔。张彦远称王维于清源寺壁上所画《辋川图》“笔力雄壮”;又评其破墨山水“笔迹劲爽”;也还有“复务细巧”的画作(均见《历代名画记》)。朱

景玄也见过王维在千福寺、慈恩寺等处所绘壁画，认为“其山水松石，踪似吴生，而风致标格特出”（《唐朝名画录》）。同时也评析了王维所画《辋川图》“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同上）的艺术特色。王维的破墨山水画，往往在“精密细润”及“劲爽妙绝”的描绘中，创造“高淡潇洒”、“迥异尘俗”的艺术意境，这在盛唐山水画家之中是十分突出的。因为王维的山水画独树一帜，雪景更具有特色，所以宋元以来的画家多宗之。

盛唐时期由于朝野爱马之风特甚，加之国威远震，四方多献名马，因而除人物画、宗教画、山水画家之外，还有不少善画鞍马的名家，如曹霸、韩干、韦偃、陈闳等。曹霸是盛唐的鞍马画大师，开元中已颇负盛名，唐玄宗“每诏写御马及功臣”（《历代名画记》）。他既注意观察马的各种状态，又注重把握其内在精神，因此能绘出栩栩如生的骏马，受到不少鉴赏名家的赞扬，大诗人杜甫就是其中之一。曹霸画唐玄宗的良骥照夜白，就是细致地审象求形之后挥毫，“以骨传神”，因而神采焕然。

曹霸的弟子韩干，也是盛唐时期的画马名家，虽有师承，但更重实际观察，达到得马之性，胸有全马之境，然后传移模写，卓然成家。董道《广川画跋》云：“韩干凡作马，必考时、日、面、方位，然后定形、骨、毛色。”可见其重于写真的特点。韩干曾对唐玄宗说：“陛下内厩之马，皆臣之师也。”（《唐朝名画录》）这更说明韩干画马皆从生活中来。苏轼在《书韩干〈牧马图〉》中说：“众工舐笔和朱铅，先生曹霸弟子韩。厩马多肉尻脰肥，肉中画骨夸尤难。”苏轼独具慧眼，看到了韩干画马肉中有骨的艺术特色，同时指出“肉中画骨”，没有高妙的艺术才能是难以达到这种境界的。韩干所画肥马，一方面是艺术地描画“毛色照地”的“御厩”名马，另一方面也是画马艺术的新创造。此外，韩干所画“涉水马”更飞动有神，朱景玄评云：“写渥洼之状，若在水中，移骹之形，出于图上，故居神品。”（《唐朝名画录》）被评为“神品”，这也说明韩干画马技艺超绝。

韦偃除善画山水竹树外，也是盛唐很有成就的鞍马画家。他的画马艺术独树一帜，有着与曹霸、韩干迥异的特色，那就是以山水林泉，云烟丘壑为背景，把众马置于广阔的空间中去展示其不同的动态。

盛唐时期的画家中，还有以画人物仕女而名重一时的张萱；善画异兽鸛象而独擅其名的韦无忝；画角鹰而能显其威猛之势的姜皎；画龙水而有飞腾涌动之感的冯绍正等等著名画家，这里就不逐一缕述。

中晚唐的画坛，佛寺道观壁画之风虽然还盛，但绘画题材更为广泛，独有其长者颇不乏人。如山水画中之瀑布、海涛、松石；人物画中的贵族妇女；兽类中的龙、兔、犬；乃至水火云霓等，无不各有名家。这种分工与专习一门的画风，既表现各种画科的发达，又显示绘画艺术日趋繁荣。周昉擅画贵族妇女，“初效张萱，后则小异，颇极风姿”（《历代名画记》），是中唐著名的仕女画家。

在中晚唐画家中，韩滉的成就最为突出。他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描绘了不少乡土气息很浓的农村风俗画卷，这在唐代的画坛上可谓独出冠时。

中唐的画牛名家是师法韩滉而又有所创造的戴嵩。晚唐花鸟画勃兴，被赞为“花鸟冠于代”的是边鸾。另一著名画家刁光胤，以善画花竹鸟雀声名远播，黄鉴、孔嵩皆师事之，他们是边鸾之后有重大影响的花鸟画家。其他如张南本妙于画火，极尽烈焰升腾燎原之势；孙位则善画水，被誉为“画水入神”的名家。

时代孕育出一批善画的诗人

唐代是绘画艺术空前繁荣的时代。绘画艺术是当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极大地丰富了诗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唐代诗人生活在绘画绚丽多彩的艺术王国里，深受熏染，因而一些诗人既通画论，又雅好丹青，且能挥毫作画，绘画成为他们的重要精神文化活

动。如初唐的郎餘令，能诗而善画，《唐诗纪事》载：“唐秘书省内落星石，薛稷画鹤，贺知章草书，餘令风，相传为四绝。”薛稷曾为昭文馆学士，“多才藻，工书画”（《历代名画记》）。

盛唐诗人能画者更多，著名者如王维“书画特妙”，除在慈恩寺、清源寺、千福寺等处绘壁画外，还有不少画作，《宣和画谱》著录王维画一百二十六幅，计人物画七十余幅，山水画三十多幅，风俗画十余幅。此外据其他史籍可考见者，尚有《袁安卧雪图》、《辋川图》、《蓝田烟雨图》、《维摩文殊不二图》、《孟浩然骑驴图》、《秋林晚岫图》、《沧洲图》、《演教罗汉图》、《江山雪霁图》、《雪溪图》、《春溪捕鱼图》，等等。这在盛唐诗人中是少有其匹的。郑虔也是盛唐诗人中颇有成就的画家，“好琴酒篇咏，工山水，进献诗篇及书画，玄宗御笔题曰：‘郑虔三绝’”（《历代名画记》）。和当时许多著名的画家一样，郑虔也到寺院、道观绘壁画，最为人颂扬的是慈恩寺大殷东廊第一院所绘的“白画”。郑虔山水画的特点是：“山饶墨，树枝老硬。”（夏文彦《图绘宝鉴》）事实上郑虔也画着色山水，宋人曾子开有《题王晋卿所藏郑虔着色山水》一诗可证。《宣和画谱》录郑虔画作八幅，但除《峻岭溪桥图》等四幅外，其余四幅均为人物画。由此可见，郑虔不但山水画“时称奇妙”，也善画人物肖像。“工山水树石”（《历代名画记》）的刘方平，也是盛唐诗人中长于丹青者，他隐居颍阳大谷，一生不仕，“神意淡泊，善画山水”（《唐才子传》）。他与李颀、元结、皇甫冉等人友善，有诗唱和。皇甫冉有《刘方平壁画山》一诗，赞其绘远嶂青峰，长林野烟是“墨妙无前，性生笔先”。与孟浩然、王维、李颀“为诗酒丹青之友，尤善山水”（《历代名画记》）的张洎，“明《易》象，善草隶……诗格高古”（《唐才子传》）。他的画作受到王维、李颀的称赏，但传世者甚少，据《悦生别录》载：“宋贾似道家有张洎《春山游赏图》。”以《嵩山十志十首》而闻名的卢鸿（《旧唐书》作鸿一）“工八分书，善画山水树石，隐于嵩山”（《历代名画记》）。他曾自绘其居为《草堂十志图》，和王维的《辋川图》类似，

《画史绘要》对“十志”也就是十景有具体说明。卢鸿的绘画在当时已很珍贵，董道《广川画跋》云：“刘子永以五百千买钱枢密家画五百轴，只一轴卢鸿自画草堂图，已值百千矣。”可惜真迹已经不传，只有传为李公麟的临摹本传世。汤垕《画鉴》说：“卢鸿画传世不多，余见数人摹其草堂图，笔意位置，清气袭人，真迹可知其妙也。”除“号为山林胜绝”的《草堂十志图》外，《宣和画谱》还著录卢鸿的《巢石图》与《松林会真图》、《草堂图》。在潭州与张说有诗唱和的王熊，“善湘中山水，似李将军（思训）”（《历代名画记》）。其他如好学能诗的道士司马承祯，不唯“善篆隶书”，也能作画。居王屋山阳台观时，挥毫“画于屋壁”（同上）。另一羽客斐修然，多才多艺，“好诗酒，善丹青，解丝竹”（《唐诗纪事》）。

“安史之乱”平定后，时尚“侈于书法图画”（《国史补》），诗人能画者更多，下面择其要者稍加论列。诗歌“骏发踔厉……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及”（皇甫湜《唐故著作佐郎顾况集序》）的诗人顾况，“颇好诗咏，善画山水”（《历代名画记》），与韩滉、戴嵩、王默等著名画家都有交往。他作画之法与众不同，“饮酒半酣，绕绢帖走十余匝，取墨汁摊写于绢上，次写诸色，乃以长巾一，一头覆于所写之处，使人坐压，已执巾角而曳之，回环既遍，然后以笔墨随势开决为峰峦岛屿之状”（《封氏闻见记》）。顾况还撰有《画评》一篇，惜已不传。以《渔歌子》词五首而负盛名的张志和，性情散逸，厌恶官场，浪迹江湖，“善图山水，酒酣，或击鼓吹笛，舐笔辄成”（《新唐书》本传）。颜真卿为湖州太守，知其高节，“以《渔歌》五首赠之。张乃为卷轴，随句赋象，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曲尽其妙”（《唐朝名画录》）。他还绘有《颜鲁公青樵图》。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云：“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历代唯张志和、卢鸿可无愧色。”刘商是中唐诗人中善画的著名画家，“爱画松石、树木，性格高迈”（《唐朝名画录》）。他初师事吴郡张璪，“后自造真为意”（《历代名画记》），自成一家，孤标特出。刘商的山水画很为时人所重，因

而“好事君子，或持冰素，越淮湖，求一松一石，片云孤鹤，获者宝之”（武元衡《刘虔部诗集序》）。在他的诗集中有《山翁持酒相访以画松酬之》、《与湛上人院画松》、《喜德师求画松》、《画树后呈濬师》等诗，足证其因“妙极丹青”，所以求画者甚多。杨炎善画“松石云物”，“尝画松石山水，出于人表”（《唐朝名画录》）。张彦远曾观赏杨炎所画山水，评论说：“余观杨公山水图，想见其为人，魁岸洒落也。”（《历代名画记》）斐贲也以“画山水极有思致”（同上）而闻名于世。

稍后的萧佑，“博雅好古，尤喜图画。……善鼓琴赋诗，书画尽妙，游心林壑，啸咏终日，而名人高士，多与之游”（《旧唐书》本传）。他也以擅画山水而为时人所重，张彦远评其“画山水甚有意思”（《历代名画记》）。因《观祈雨》一诗而被评为“有《三百篇》遗意”的诗人李约，“所居轩屏几案，必置古铜怪石，法书名画，皆历代所宝”（《唐才子传》）。他不仅情趣高雅，而且也能作画，据《图绘宝鉴》载：“善画梅。”可惜无画作传世。

“天才横逸，有太白之风”（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抄》）的杰出诗人杜牧，也能援笔作画。据米芾《画史》所载，杜牧曾经临摹顾恺之所绘维摩像，“精采照人”。从现存杜牧的手迹《张好好诗》来看，这位晚唐诗坛上与李商隐齐名的诗人，诗、书、画俱佳，也可谓多才多艺，称其诗、书、画三绝，也不为过。另一诗人唐彦谦，也是晚唐诗人中以“博学多艺，文词壮丽”（《旧唐书》本传）而名重于时者。他是“书画音乐博饮之技，无不出于流辈”（同上）的风流倜傥的诗人，尤善七言律，但其绘画作品早已湮灭不传。唐末的释徒贯休，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有“天赋敏速之才，笔吐猛锐之气”（《唐才子传》），同时也是独具风格的宗教画家，菩萨罗汉画尤称精妙。据《益州名画录》所载，贯休所绘水墨罗汉及释迦弟子等像，庞眉大目，高鼻隆准，相貌奇异，另有神采。从画技及画风看，他不仅继承阎立本以及吴道子宗教画的优点，而且更多地吸取尉迟乙僧的绘画技巧而加

以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宣和画谱》著录其《维摩像》、《高僧像》、《罗汉像》等30幅。传世者有《十六罗汉图》。唐末能诗而善画者,还有李升、荆浩等人。尤其是荆浩的山水画卓然成家。

赏画、求画——高雅的精神文化生活

唐代不少诗人通晓画理而雅善丹青,并各有所专,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唐代绘画艺术的繁荣,但更重要的是众多不画画的唐代诗人,对各种画科的绘画作品都有较高的艺术欣赏能力,因而赏画的兴趣很浓。当然,能画的诗人更是赏画的行家,其兴趣也很浓。可以这样说,唐代很多诗人欣赏绘画艺术已成为他们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们高雅生活情趣和审美活动的表露。

欣赏山寺禅院的壁画,是唐代诗人的一大重要精神文化活动。唐代佛教鼎盛,两京及各州郡所建寺院更多,出现了“有寺山皆遍”的情况。据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段成式《酉阳杂俎》、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等书所记,长安、洛阳及州县的名寺古刹都有唐代著名画家所绘壁画。如阎立德于“慈恩寺画功德,亲手设色,不见其踪迹”(《唐朝名画录》);尉迟乙僧在慈恩寺塔西壁画《千钵文殊》(《历代名画记》),又在光宅寺东菩提院北壁画《降魔等变》(同上),普贤堂“四壁画像及脱皮白骨,匠意极险,又变行三魔女,身若出壁”(《酉阳杂俎·寺塔记下》);吴道子在各寺观所绘壁画更多,《两京耆旧传》云:“寺观之中,图画墙壁,凡三百余间,变相人物,奇踪异状,无有同者。上都唐兴寺御注《金刚经》院,妙迹为多,兼自题经文。慈恩寺前文殊、普贤,西面庑下降魔、盘龙等壁,及景公寺地狱壁、帝释、梵王、龙神,永寿寺中三门两神,及诸道观寺院,不可胜纪,皆妙绝一时。”(《唐朝名画录》引)王维除在千福寺西塔院画掩障及青枫树图(同上)外,还在清源寺“壁上画《辋川》,笔力雄壮”(《历代名画记》);韩干于宝应寺“画下生幀弥勒,衣紫袈裟,右边仰面菩萨及二师子,犹入神”(《酉阳杂俎·寺塔记上》);兴

唐寺西院“画一行大师真”(《古代名画记》);安唐寺“北堂内西壁朱审画山水”(同上);张操于宝名寺西院壁画山水松石(《唐朝名画录》);李洪度“元和中,府主相国武公元衡请于大圣慈寺东廊下维摩诘堂内画《帝释》、《梵王》两堵,笙笙鼓吹,天人姿态,笔踪妍丽,时时妙手,莫能偕焉”(《益州名画录》);孙位于僖宗时入蜀,在应天寺画《山石》两堵,《龙水》两堵,“龙怒水涵,千状万态,势欲飞动”(同上)。其他著名画家及无名画家在各佛刹禅堂都有画作,不能逐一列举。所以唐代寺院除殿堂巍峨,庭宇宽广,苍松翠竹,红梅黄菊,清幽雅静,以及寺中多有儒、佛典籍,寺僧多能诗文,使诗人有畅游之兴外,众多的壁画也深深吸引着文化素养很高,对绘画艺术兴趣很浓的诗人前去观赏。

黄元之到江宁瓦棺寺瞻仰顾恺之所画的维摩诘像,赞其“震动世界”,“照耀虚空”的神妙(见《润州江宁县瓦棺寺维摩诘画像碑》)。张说左迁岳州刺史,除泛舟洞庭湖,眺望“葱蒙水雾色”的自然风光外,还兴致勃勃地游邕湖山寺,欣赏寺中壁画,有“楚老游山土,提携观壁画”(《邕湖山寺》)表现其情趣的诗句。以边塞诗而负盛名的岑参,于乾元二年出为虢州长史,赴任途中经华州华岳寺,虽然“王程苦相仍”但仍入寺访崇奉天台宗的高僧云公,同时见寺内“长廊列古画”(《出关经华岳寺访法华云公》)因而饶有兴致地观赏。盛唐时期另一个与王昌龄、王之涣齐名而名动诗坛的诗人崔国辅,独游法华寺时,既对这佛门胜地“松雨时复滴,寺门清且凉”(《宿法华寺》)的风光物候爽心惬意,又有面对壁画及龛经而产生“壁画感灵迹,龛经传异香”(同上)的特殊感受。孙逖游云门寺对“烟花象外幽”的氛围深感畅适,对“画壁飞鸿雁”(《宿云门寺阁》)则更入神地观赏。李白至瑩禅师房观《山海图》,有“从兹得萧散”的快适。王维在孝义寺浮图见壁画《西方阿弥陀变》,赞赏不已。杜甫对顾恺之的绘画艺术十分叹服,南游吴越时特地到江宁瓦棺寺观赏顾恺之所绘维摩诘像,看到了这幅曾经“光耀月余”的壁画,感到